

ZHEJIANG LISHI WENHUA YANJIU

(第六卷)

浙江历史文化研究

■ 卢敦基 主编

ZHEJIANG LISHI WENHUA YANJIU

(第六卷)

浙江历史文化研究

■ 卢敦基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历史文化研究. 第6卷 / 卢敦基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8-14058-4

I. ①浙… II. ①卢… III. ①文化史—浙江省—文集
IV. ①K2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503 号

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六卷)

卢敦基 主编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周晶晶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67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58-4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杭人之赏桂	俞为洁(1)
关于林灵素初见宋徽宗几个问题的考证	何勇强(11)
论李嵩《骷髅幻戏图》之意蕴生成机制	黄 杰(21)
良知救世	
——论王阳明的公共治理思想及其影响	邹建锋(29)
浙中王门学者叶良佩初探	张宏敏(40)
行己立政,致命遂志	
——戴山门弟子吴麟征思想平议	张瑞涛(51)
章学诚方志“三学合流”考论	
——由学术史和章学诚旧志批评看章氏方志研究误区及其学术要义	赵鹏团(64)
论许承祖《西湖渔唱》的景观文化意义	宋雪玲(77)
舟山:英国侵占的第一个中国岛屿	王文洪(89)
论俞樾的节烈观	戴 娟(105)
地利与天时:海宁硖石镇向经济重镇的嬗变	刘 峰(116)
汤寿潜的铁路建设观	
——汤寿潜研究系列三	王方星(128)
混茫乱世 从容揖让	
——晚清诗人俞明震生平及写景纪游、赠亲友、书斋自适诗初探	吴 晶(145)
西湖俞庄钩沉	洪尚之(163)
俞明震诗与杭州名胜	卢敦基(174)
从章太炎与胡适的文化对峙看近代学术的辗转前行	斯彦莉(179)
论章太炎之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端	朱 浩(188)
邵飘萍在《汉民日报》中活动的再分析	何扬鸣 江胜忠(201)
人物传记应力求基本史实准确	
——《军学奇才蒋百里》一书辨误	金竹山(216)
夏承焘先生的读书札记	吴 蓓(235)

《共产党宣言》华岗译本考析	占卫东(256)
浙东运河镇海段水利碑刻集录	吴锋钢(263)
陈训慈研究论著目录	彭喜双 陈东辉(287)
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沿革与研究现状	Larry Israel(295)
纪念王阳明逝世 485 周年学术活动述评	钱 明(300)
关于区域文化研究(代后记)	卢敦基(305)

杭人之赏桂

俞为洁

摘要:桂花是杭州的本土植物,但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形成赏桂习俗,南宋以来开始盛行,并成为中秋节的重要内容。南宋宫苑和私家庭院多植桂林,乡野中也多赏桂之处。明清时期满觉陇成了杭城最著名的赏桂景点,招待游客喝茶赏桂和进城卖花是满觉陇花农主要的经济来源。赏桂最重其香,故多丛植以聚香,“木犀蒸”时花开最盛。俗以“蟾宫折桂”寓意科举高中,故视桂花为吉木,园林多植。

桂花亦称岩桂、木樨或木犀,分为银桂、金桂、丹桂、四季桂四个品种群,是杭州的本土植物,至今仍能寻见几百年树龄的桂花树,例如灵隐、上天竺和满觉陇各有一株 800 余年的金桂,灵峰有一株 400 余年的银桂。^① 杭州近旁的余杭超山青莲寺有一株 500 余年的金桂,余杭东明山的东明禅寺有一株 600 余年的金银桂(一树之上同时开有金桂花和银桂花,嫁接而成),群仙道观有两株 300 余年的金银桂。史籍则多次提到天竺多桂树,宋《梦粱录》即称“木犀有黄、红、白色者,甚香且韵。顷天竺山甚多”^②。明《西湖游览志余》也记“天竺桂花,秋来特盛。……盖亦地气使然也”^③。“地气使然”四字堪称精辟,直接点明杭州的气候地理条件适宜桂花树的生长。

唐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典籍的记录者大多是北方人,记录对象多为北方文化,因此只分布于南方的桂花几乎不见于典籍记载。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尤其是宋室驻跸临安(即杭州)后,江南的桂花文化才突出显现,先是在唐朝形成了以灵隐和天竺为中心的“月中落桂子”传说,紧接着桂花又成了文人骚客们的吟咏对象之一,民间也逐渐形成了赏桂习俗。

① 王晓东、洪尚之编著:《西湖山水》,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1 页。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8 页。

③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38、266 页。

一、宋人赏桂

两宋时期,桂花已成杭州景色的“点睛”之物,诗文中多有涉及,最著名的就是北宋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此词流播甚广,甚至引起了金主完颜亮的注意,“金主亮闻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想。命画工潜入临安,图西湖,揭软屏间,貌已像,策马吴山之巔,题其上曰:‘万里车书盖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①完颜亮于1161年挥鞭南下,但在瓜洲渡江作战时死于内乱。有人因此把金、宋战争怪罪于杭州的桂花和荷花,谢驿《杭州》诗即称:“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但罗大经认为“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真正应该反省的正是醉生梦死的宋人自己,“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②因和谢驿诗曰:“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③

南宋的俞桂、王洙等,也都吟咏过杭州的桂花。俞桂为杭州人,作有《寓京二首》:“车马滔滔厌软红,湖边秋意属西风。木犀初放荷花老,买个船儿学钓翁。”王洙作有《平湖秋月》:“万顷寒光一夕铺,冰轮行处片云无。鹭峰遥度西风冷,桂子纷纷点玉壶。”“鹭峰遥度西风冷”是化用了灵隐月中落桂子的传说,“玉壶”是指西湖,“平湖秋月”是西湖十景之一,尤以中秋之月著称。

南宋时,杭州赏桂已成风俗,并出现了几个著名的赏桂景点。张镒,字功父,号约斋,南渡后居杭州,是清河郡王张俊的曾孙。他把一年中最风雅有趣的宴会和游赏活动按时间归纳在十二个月中,号称“张约斋赏心乐事”,其“八月仲秋”条目中,就讲到多个与杭州赏桂有关的“乐事”,例如“湖山寻桂”“众妙峰赏木樨”“绮互亭赏千叶木樨”“桂隐攀桂”。^④《梦粱录》则记有天竺、长桥庆乐园和德寿宫三个赏桂点:“木犀有黄、红、白色者,甚香且韵。顷天竺山甚多。又长桥庆乐园有数十株,士夫尝往赏此奇香。”德寿宫则是南宋皇宫的赏桂点,高宗就曾在那里赏桂,不仅命画师绘桂花扇面,而且亲制御诗分赐群臣,“高宗在德寿宫赏桂,尝命画工为岩桂扇

①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② [宋]罗大经撰,穆公校点:《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十里荷花》,《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316页。

③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④ [宋]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十《张约斋赏心乐事》和《约斋桂隐百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面,仍制御诗分赐群臣亲王,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①清雍正《浙江通志》引《兰溪县志》云:“盛夬,字正卿,市西柳巷人,博学有文,仕至太学博士。吴碧溪尝得宋高宗大字草书桂花诗碑本,正卿见之,能考知其为某年月日赐某人者,吴师道深叹其博识。”^②吴碧溪所得高宗桂花诗碑本,不知是否即《梦粱录》所记之高宗诗。

据说高宗之所以起兴作此桂花诗,是因为“桂花有黄红白三种,而红者特少。宋时,四明士人史氏者,家有木樨,变大红异香,因接本以献。高宗爱之,画为扇面,仍制诗以赐从臣”^③。曹勋《宣召看红木犀赐宴索诗并谢恩》一诗也讲了高宗招大臣一起赏红木犀并宴饮的事:“九霞深借晓光披,粟粟轻红荫碧枝。不逐秋香匀菊艳,要烘花色并彤墀。凉云收雨颁慈惠,宝幄中天拜宴私。折得一枝恩所赐,喜如初挂绿衣时。”^④明人田艺蘅说得更详细:“红桂,宋象山史本初家有之。因接本献于朝,多植禁中,高宗雅爱之,号曰丹桂。四方争求,岁接数百本。今出象山者,香色芬丽,移之四方,则香色少损矣,盖地气使然也。”^⑤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引明人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称:“庆元府象山有山如象形,出红木犀,尝移植禁中。”引宋人陈郁《藏一话腴》云:“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变红色异香,因接本献阙下,高庙雅爱之,画为扇面,仍制诗以赐从臣。”^⑥《明一统志》记宁波府土产时提到:“红木犀,象山县出,宋高宗时尝移植禁中。”^⑦可见象山史本初(一说史本)家进献的丹桂接本,深受高宗喜爱,

花朵红色的桂花树现在都称丹桂,但古籍中多称红木樨,红木樨虽比金桂(花黄色)和银桂(花白色)少见,但也称不上太稀贵,辛弃疾在《声声慢·嘲红木犀》中就讲到北宋汴京宫苑凝碧池边有红木樨,“余儿时尝入京师禁中凝碧池,因书当时所见”。辛弃疾父亲早逝,由祖父辛赞抚养成人,辛赞出仕金朝,曾知开封府。但高宗喜爱并广植禁苑的红木樨是史本初家变异品种接本,“大红异香”,故高宗特称其为“丹桂”。“接本”就是将这种“丹桂”的枝条嫁接在普通桂花树上,接活的枝杆能

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69页。

②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标点本)第14册卷二七九《杂记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892页。

③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页。

④ [宋]曹勋:《松隐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2页。

⑤ [明]田艺蘅著,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卷三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0页。

⑥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6页。

⑦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四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80—1081页。

保留“丹桂”的特性,开“大红异香”的花。南宋杨万里写有一首《尤延之检正直庐窗前,红木犀一小株盛开,戏呈延之》:“水沉国里御风归,粟玉肌肤不肯肥。元是金华学仙子,新将柿汁染秋衣。不应装束追时好,元乃清癯悔昨非。为妒尤郎得尤物,故将七字恼芳菲。”尤延之曾任南宋中书门下省检正。曹勋《松隐集》卷一五则有一首《和次子积雨损红木犀》诗。张镃桂隐堂种的桂花中肯定也有红木樨或者说丹桂,因为他写的多首诗中提到了桂花的颜色,如“衣青萼绿不见珮,屋贮阿娇纯用金”(《桂隐花正开,得诚斋木樨七言,次韵奉酬》);“已翻醉后缠头锦,莫待风前布地金”(《诚斋再韵见遗,走笔复和,并邀尤检正京右司观花》);“夜气未添承露掌,晓光先上辟寒金”(《尤丈、京丈和篇沓至,四用前韵为谢》)。另有一首《五用前韵咏丹桂花》则直接在诗题中点明是丹桂花,并一再强调了它的色和香,“点注红泥千日酒,剪裁紫磨十分金。色迷仙令疑勾漏,香醉姮娥忘稿砧”^①。结合田艺衡的说法,这种“丹桂”广植禁苑,曾“四方争求,岁接数百本”,这些权贵私苑通的红木樨或丹桂很可能就是禁中传出的“丹桂”,但因这些诗都未直接说到与禁苑丹桂的关系,所以也有可能只是普通的红木樨。

农历八月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日日可赏,但人们最看重的是中秋夜。因为唐宋之际,正是中秋节开始上升为民俗大节的时候。^②南宋杭州人吴自牧就提到过人们对中秋赏桂的重视:“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③中秋夜赏月,桂花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背景,赏月而少了桂花香,那是大煞风景的事。但因赏月在夜间,又为家庭团圆之节,老少咸聚且得备饮食,故宜在庭院楼台而不宜去荒野,庭院植桂因此倍受重视。

南宋皇家园林以皇宫后苑和德寿宫苑圃最为精致,“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④。皇宫后苑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布置不同景色,西区以赏秋景为主,故多植桂花,主要集中在倚桂阁附近。据陈随应《南度行宫记》记载,其中的丹桂被称

① [宋]张镃:《南湖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26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5—76页。

②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近世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但事实上这只是历代节俗演变后的一个结果,原先并非如此。晚至唐宋时期,以赏月为中心内容的中秋节才出现,北宋太宗年间才正式确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形成了赏月、赏桂、家人团圆等核心内容。明清时期中秋节才最终上升为民俗大节。

③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中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7页。

④ [宋]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为“天阙清香”^①。中秋之夜，皇室会在此安排赏月赏桂活动，“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②。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倦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庭御之，遂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匾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匾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遂废”^③。由此看，德寿宫原是秦桧府，后高宗禅居于此，再后来孝宗也退居于此，并改德寿宫为重华宫。德寿宫“气象华胜，宫内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象飞来峰，有楼曰聚远”，“凡禁御周回分四地分”，其中东区的“清新”和南区的“清旷”，都是观赏桂花的地方。^④如前所述，高宗在德寿宫赏桂时，曾题诗分赐群臣。南宋理宗在集庆山为阎贵妃兴建的功德院集庆讲寺中，也建有月桂亭以赏桂。^⑤陈随应《南度行宫记》还讲到东宫（即太子府）后苑的某处也是“前芙蓉，后木樨”^⑥。

权贵们的私家花园中也多植桂，最有名的就是张镃（字功父）的桂隐堂，桂隐堂北园有个“群仙绘幅楼”，是张镃“观月”的地方。之所以在此观月，其实也和桂花有关，因为此楼“前后十一间，下临丹桂五六十株，尽见江湖诸山”^⑦。杨万里（号诚斋）作有《木犀初发，呈张功父》：“尘世何曾识桂林？花仙夜入广寒深。移将天上众香国，寄在梢头一粟金。露下风高月当户，梦回酒醒客闻砧。诗情恼得浑无那，不为龙涎与水沉。”^⑧张镃为此和诗《桂隐花正开，得诚斋木樨七言，次韵奉酬》：“未说香高众卉林，清名先已入人深。衣青萼绿不见珮，屋贮阿娇纯用金。久恨酒肠慳似浅，更输诗字响如砧。公能为办归休计，肯向花前叹陆沉？”此后众人又多次酬唱，张镃的诗集中就保留有《诚斋再韵见遗，走笔复和，并邀尤检正京右司观花》《诚斋三用韵，因更和呈，以坚顾临之约》《尤丈、京丈和篇沓至，四用前韵为谢》《五用前韵咏丹桂花》等酬唱诗，尤其是《尤丈、京丈和篇沓至，四用前韵为谢》这首，直接提到

① 〔元〕陶宗仪著，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一八《记宋宫殿》，《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8页。

② 〔宋〕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三《中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③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德寿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64页。

④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53—554页。

⑤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编校：《西湖游览志》卷十，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⑥ 〔元〕陶宗仪著，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一八《记宋宫殿》，《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8页。

⑦ 〔宋〕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十《张约斋赏心乐事》、《约斋桂隐百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4页。

⑧ 〔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71页。

“争似吾家种流水,拥香亭榭绿沈沈”^①。由此可知,他们写的都是桂隐堂的桂花。平原郡王韩侂胄的南园(即庆乐园)也以桂花闻名,“长桥庆乐园有数十株,士夫尝往赏此奇香”^②。宋末张叔夏过西湖庆乐园时,曾作《高阳台》怀古,词云:“老桂悬香,珊瑚碎击无声。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又却伤今!”^③清姚礼《郭西小志》对此也有记载:“庆乐园,《武林旧事》云在长桥。光宗初,赐韩侂胄,名南园。后复归御前,名庆乐。《客塘诗话》云:庆乐园,韩平原之南园也。有碑卧荆棘中,犹存古桂百余。”^④杭州周边亦多桂,张镃就写有《安溪山间寻桂得之》,讲自己在安溪的游山赏桂之旅。^⑤

二、满觉陇赏桂

元明清以来,虽元、清两朝均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杭州的赏桂习俗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这是因为经过唐宋的奠基,江南文化的特质已经成形,农工商积累的巨额财富使江南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在政治、军事上这里又属于偏安之地,这一切都足以保障这里的百姓在经历改朝换代的争战后,大多能享有较长久的平安和闲逸,而赏桂正是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反映。有关桂花的诗文中,我们只在元初仇远的《秋日西湖园亭》诗中,略微感觉到了一点丧国之痛:“西湖一曲百泉通,漠漠青山绕梵宫。故国园林秋色净,明朝风雨桂花空。”明朝恢复了所谓的汉人正统,咏桂诗又重回明媚欢快的格调,例如元末明初瞿佑《西湖四时·望江南》云:“西湖景,秋日更宜观。桂子冈峦金粟富,芙蓉洲渚彩云闲,爽气满山前。”明初高得旸《钱塘十景:西湖夜月》云:“共说西湖天下景,秋来有月更奇哉。……桂子远从云外落,藕花多在露中开。”明末沈之琰《西湖》云:“微云澹澹碧天空,丛桂香生细细风。百顷西湖一明月,此身已在广寒宫。”清朝虽又重回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状态,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族对立的情绪,杭人赏桂依旧。清初黄任《西湖杂诗》云:“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卧游。”清赵庆禧《销金锅》云:“荷花时,桂子香。”以“销金锅”比喻西湖,见记于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

① [宋]张镃:《南湖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26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5—76页。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③ [明]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三,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

④ [清]姚礼撰辑,周膺、吴晶点校:《郭西小志》卷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9页。

⑤ [宋]张镃:《南湖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26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6页。

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①

明清以来，满觉陇成了杭城最有名的赏桂之地，亦称满家巷、满觉巷、满觉垅。明朝杭州人高濂即称杭城“桂花最盛处，惟两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巷者，其林若壙若栢，一村以市花为业，各省取给于此。秋时策蹇入山看花，从数里外便触清馥。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就龙井汲水煮茶，更得僧厨山蔬野蕨作供，对仙友大嚼，令人五内芬馥”^②。明万历《钱塘县志·纪胜》：“水乐洞之西为杨梅岭，岭西为十八涧，东为满觉巷，多桂树。”^③明末张岱《西湖梦寻》引明人张京元《石屋小记》云：“出石屋西，上下山坡夹道皆丛桂，秋时着花，香闻数十里，堪称金粟世界。”^④石屋即石屋洞，在满觉陇东头。清张云璈有诗云：“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满觉垅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并自注曰：“满觉垅在翁家山曲坞，钱唐县志云：地宜桂，秋时花发，如入众香国。”^⑤清汪元文《今日之西湖》：“桂，四山皆有，亦生计之一种，其繁植处，则推南山满觉巷、翁家山，百年老干，至今犹存。每届中秋节后，游人络绎于道，如入蟾宫月窟，洵大观也。”（《物产》）“满觉巷看桂花：在赤山埠内，四山丛桂数百株，中有百余（引者注：此处疑漏“年”字）物，中秋前后最为佳景。”（《四时游兴·秋》）^⑥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一亦云：“余来往杭州，必过西湖。熟闻理安之胜，而未得一涉足为恨。丁未秋，始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因看桂花，由满觉陇、杨梅坞肩舆直达理安。”^⑦钟毓龙（1880—1970）亦称八月“南山赏桂，为杭州有名之事。地在满觉陇，有茶摊可以供人赏玩，一望成林，金粟满树，盖其地之人多以此为业也”^⑧。

满觉陇不仅是赏桂胜地，而且满觉陇所产桂花，也是花农的重要商品。清丁立诚《满觉陇担桂》诗就讲到花农进城卖花：“桂花蒸过花信动，桂花开遍满觉陇。卖花人试卖花声，一路桂花香进城。城中莫怅花较晚，山人富有千金产。桂花栗子正

① [宋]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② [明]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秋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③ 《万历钱塘县志》，《武林掌故丛编》第16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版，第13页。

④ [明]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西湖梦寻》卷四《烟霞石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⑤ [清]张云璈：《金牛湖渔唱》，六艺书局1928年版，第18页。此书与[清]陈若莲的《西湖杂咏》合为一册。

⑥ [清]汪元文：《今日之西湖》，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第5、4页。

⑦ [清]梁章钜撰，吴蒙校点：《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⑧ 钟毓龙：《说杭州》第十一章《说风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尝新,南山当户可结邻。”^①但就像当今各景点一样,宰客之事总是难免,杭州人把宰客称作“刨黄瓜儿”。施蛰存(1905—2003)是杭州人,有次到满觉陇赏桂喝茶就被刨了黄瓜儿。那是1937年,他写道:“桂花并不比十五年前多些,茶也坏得很,水好像还未沸过,有卖菱的来兜卖菱,给两角法币只买得二十余只,旁边还有一位雅人在买桂花——不许你采,你要就得花钱买——一毛钱只得盆景黄杨那么的一小枝。”施蛰存对满觉陇周围的“铜臭味”很反感,等到他付茶钱的时候,他的不满已挂在脸上了,“我招呼那临时茶店的老板兼堂倌,预备付他茶钱。他说:‘先生,每壶大洋两角。’我嘴里无话,心中有话,付了他两角法币就走。但那老板兼堂倌很懂得心理学,似乎看出了我满肚皮的不愿意,接着茶钱说道:‘先生,一年一回,难得的。’”^②

满觉陇的桂花还成就了郁达夫的著名短篇小说《迟桂花》。1932年10月郁达夫在杭州写成《迟桂花》,同年12月1日发表于《现代》月刊。小说的背景就设置在满觉陇的翁家山。《迟桂花》是郁达夫的转折之作,此时的郁达夫因对政治斗争心灰意冷而退出了左联,生活中又有了美貌娇妻的陪伴,故脾性中少了尖锐和愤世嫉俗的激进,人生境意趋于消极遁世。翁家山山乡生活的清丽和宁静,以翁莲为代表的翁家山乡民的纯朴和善良,以及面对生活的坚韧和乐观,都深深地触动了作者敏感脆弱的心灵。生和性的苦闷曾是郁达夫小说的两大主题,在这篇小说中,被作者暗喻为迟桂花的翁莲,终于让作者明白:女性朴素天真的本性才是治愈性苦闷的良药,而且生之苦闷也不可怕,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经历”,犹如迟桂花,“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故作者最后发出了“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的祈愿。

当然,满觉陇之外,明清杭城还有不少其他的赏桂景点,只是没有满觉陇有名而已。明张岱《西湖梦寻》引明人王稚登《西溪寄彭钦之书》云:西溪“桂树大者,两人围之不尽。树下花覆地如黄金,山中人缚帚扫花售市上,每担仅当脱粟之半耳”^③。清汪元文《今日之西湖》:“钱王祠赏桂:在涌金门南庭中,老桂数本,芬芳迥胜,非寻常种也。”^④钟毓龙亦称:“清咸丰前,城隍山亦为赏桂之地。大观台畔,有数百年之老桂十余株。其他宝成寺、丁仙阁、三茅观、文昌阁皆有桂,每当八月,有摊场摆设于此,名曰赶市摊,想见观赏者之多。自经兵燹,悉以为薪,可惜也。钱王祠,旧亦有赏桂之地,今桂亦寥寥。”^⑤私家花园也多喜植桂,例如清《郭西小志》所

① [清]丁立诚:《武林杂事诗》,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第18页。

② 施蛰存:《玉玲珑阁丛谈》,《名人笔下的老杭州》,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③ [明]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西湖梦寻》卷五《西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270页。

④ [清]汪元文:《今日之西湖》,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第4页。

⑤ 钟毓龙:《说杭州》第十一章《说风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记的薛家庄澄园“园中饶梅桂佳树”；张嘉祯遥述堂“庭前有山茶、木犀二树，皆数百年物。……秋香盈室，则魂梦俱馨”；张氏朱草山房“园有古桂八，树大者三丈余。花开时香闻数百步。……朱沛苍（霖）有《过张园》诗云：‘林亭虽不尚繁华，风景居然胜别家。树密阻迟新上月，雨凉催放半开花。幽岩小阁松编瓦，矮砌疏根纸补纱。心冷于冰淡于水，复何尘事得相加？’园已久废，古桂已不可问”。^①

三、赏桂之道

如何赏桂，各人各有看法。明人高濂认为桂花之美就是冷和香，“金桂、月桂（四时开，生子者），广寒高冷，云外香风”^②。清人李渔对赏桂提出过与众不同的欣赏视角：“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但其缺陷处，则在满树齐开，不留余地。予有《惜桂》诗云：‘万斛黄金碾作灰，西风一阵总吹来。早知三日都狼藉，何不留将次第开？’盛极必衰，乃盈虚一定之理，凡有富贵荣华一蹴而至者，皆玉兰之为春光，丹桂之为秋色。”^③此言极富哲理。但不可否认，不论你从何种角度赏桂，桂花之“香”总是首要的。唐浙江富阳人施肩吾的《卖地词》即称买地种桂就是为了闻香：“买地不惜钱，为多芳桂丛。所期在清凉，坐起闻香风。”^④清浙江余姚人高士奇也特别赞叹过桂花之香：“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浓，不能两兼，惟桂花清可绝尘，浓能透远，一丛盛放，邻墙别院，莫不闻之。江南好事者，多结之作屏。余园中小径，鳞次种植，左右成行，接叶交枝，上不通日，花时金粟满望，李义山所谓桂巷，殆不过是。”^⑤明人高濂还就桂花不同品种的观赏价值做过评论，“木樨花有四种：金黄花、白花、黄花、结子四季花，惟金桂为最。叶边如锯齿而纹粗者，其花香甚”^⑥。明人屠隆把桂花列为最合适的“对花”（即对着花欣赏）对象之一，“宜共岩桂、江梅、茉莉、檐葡、建兰、夜合、玉兰等，花清香而色不艳者为雅”^⑦。

桂花在早晚冷凉、白天燠热时开得最盛，俗称“木犀蒸”，清丁立诚就写过“桂花

① [清]姚礼撰辑，周膺、吴晶点校：《郭西小志》卷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6、68、69 页。

② [明]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上卷，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 页。

③ [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4 页。

④ 《全唐诗》第 15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588 页。

⑤ [清]高士奇：《北墅抱瓮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1355 册，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0 页。

⑥ [明]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下卷，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6 页。

⑦ [明]屠隆撰，陈剑点校：《考槃余事》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8 页。

蒸过花信动,桂花开遍满觉陇”(《满觉陇担桂》)^①的诗句。因为这种天气会形成较大的日夜温差,不仅有利于桂花树的营养积累,以便有充足的营养供应开花之需,而且温差形成的雨露,也保证了桂花开花所需之湿度。古人早就注意到桂花的这种特性了,唐王建《十五夜望月》的“冷露无声湿桂花”^②,宋杨万里《木犀》的“天将秋气蒸寒馥,月借金波滴小黄”,宋陆游《嘉阳绝无木犀,偶得一枝戏作》的“重露湿香幽径晓,斜阳烘蕊小窗妍”,描述的都是这种情况。

桂花在中国民俗中含有科举高中和子孙出息的象征意义,故园林配置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模式。例如,庭院中大多成对植桂,号称“两桂当庭”或“双桂留芳”,其意类似于园林、门楼上常有的题刻“兰桂腾芳”或“兰薰桂馥”,有望子蟾宫折桂、光耀门庭之意。强调“双”,不仅出于园林景观美学上的考虑,更有“好事成双”的祈愿。或取“桂”与“贵”谐音,把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四种花木同植庭前,以喻“玉堂富贵”之意。

综上可见,桂花是杭州的本土植物,品种丰富,分布广泛。桂花之香之形都非常适宜园林造景,而且有很好的人文寓意。杭人在唐宋之时就已形成赏桂习俗,尤以中秋赏月赏桂最为热闹。桂花是杭州市花,杭州的消闲旅游已较成熟,但赏桂游似乎还未受到充分重视,如果能把满觉陇之外的传统赏桂点也开发出来,结合灵隐天竺“月中落桂子”的传说^③、现存的古桂树、传统的桂花饮食^④,组构成一条季节性的旅游线,或可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桂香之旅。

① [清]丁立诚:《武林杂事诗》,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第18页。

② 明人田汝成认为此诗是宋元时杭州僧人德祥(号止庵)之作,诗名《望月》,两诗内容完全一致。见《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

③ 俞为洁:《杭州灵隐天竺“月中落桂子”传说的考证》,《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

④ 俞为洁:《桂花饮食小史》,待刊。

关于林灵素初见宋徽宗几个问题的考证

何勇强

摘要:本文围绕北宋神霄派道士林灵素初见宋徽宗的三个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一是林灵素何时初见宋徽宗,二是宋徽宗为什么要见林灵素,三是林灵素通过何人引荐觐见宋徽宗。文章认为,林灵素初见宋徽宗的时间是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假托梦游进行自我神化,王老志与林灵素先后借此机会神化宋徽宗,林灵素更因此创立了神霄教,将宋徽宗的崇道活动推进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引荐林灵素觐见宋徽宗之人是徐知常而非蔡京,蔡京非但不是林灵素的引荐人,而且是林灵素的政敌。北宋政和、宣和之际,北宋朝廷存在着以林灵素与宦官冯浩为一方,以蔡京与道士王仔昔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

林灵素,温州永嘉人,北宋神霄派道士。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专信神霄派,于天下州县遍设神霄宫,神霄派在政治上声势极盛,超过其他道教门派。林灵素作为神霄派的关键人物,也深受宋徽宗的宠信;但林灵素于宣和初年被斥归故里,加上不久之后北宋灭亡,后人追究北宋亡国之由,常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与宋徽宗崇道,林灵素因此也作为一个标签式的反面人物出现在历史著述中。

今人研究林灵素的论著,有宫云维《试论林灵素与宋徽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卿希泰《道教神霄派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颀《林灵素事迹考论》(《暨南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唐代剑在林灵素研究上起步早,用力深,撰有《林灵素生平问题钩校》(《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宋史·林灵素传〉补正》(《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为林灵素与神霄派道教研究的奠基之作,其证林灵素为神霄派创始人更是不易之论。然而,有关林灵素的生平,仍存在着很多歧见和模糊不清的认识。如林灵素初见宋徽宗这一历史事件,就存在着很多疑点,本文即就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考证辨析。

一、林灵素何时初见宋徽宗?

林灵素初见宋徽宗的时间,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是政和三年(1113)说。赵与时《宾退录》卷一引耿延禧《林灵素传》:

林灵素,……政和三年,至京师,寓太乙东宫。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晓,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知常得之,大惊,以闻。召见。上问:“有何术?”对曰:“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上视灵噩风采如旧识,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金牌,无时入内。五年,筑真通宫以居之。

文中“灵噩”即指林灵素,他原名灵噩。

二是政和五年(1115)说。唐代剑先生持此说。^①

三是政和六年(1116)说。元人赵道一所编道教史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持此说,该书卷五三《林灵素传》载:

至政和六年十月,驾幸于太乙东宫,敕委道录徐知常奏,所有温州道士林灵噩,在道院安下,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晓。尝作神霄谣,题于壁,今录奏呈帝览。读其文,皆神仙妙语。喜甚,乃令徐知常引林灵噩入见。帝曰:“卿有何法术?”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等事。”帝视先生,风貌如旧日识之。

清人毕沅编《续资治通鉴》,也持政和六年说。

四是政和七年(1117)说。持此书的文献相对较多,如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

〔政和〕七年二月甲子,温州道士林灵素因左街道录徐知常得幸于上,赐号“通真先生”。是夕,托言有二天人,一曰神霄玉清王,一曰青华帝君,降于宝箓宫。道录傅希烈作《降临记》上之。

王称《东都事略》卷十一:

〔政和〕七年春正月,召道士林灵素于温州,筑通真宫以处之。

又《宋史全文》卷十四载: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两浙道士林灵素至京师。

以上四说,政和三年说显然有误,这是将林灵素初至京城的时间当作他初见宋徽宗的时间。因作者将二事连书,中间没有用时间用语隔开,因而致误。

至于政和五年(1115)说,当宋徽宗“筑真通宫”的时间。

^① 唐代剑:《林灵素生平问题钩校》,《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